

## 广陈八咏

□ 刘宗德

## 小城宋韵

小城宋韵氛围浓，行事从容笑语中。  
莫怪待人和煦热，勿奇接物恳诚风。  
雪花曾饮汴梁客，宋雨长滋草木荣。  
宋韵浙西居首位，传薪火种岂能松。

## 王孙隐居

凤泊鸾飘来古镇，王孙国难隐江村。  
胸怀冰节伟躯在，志抱宏图风骨存。  
诗颂忠臣抒壮志，画描竹菊颂坚贞。  
绵绵宋韵此中续，古镇人民系念深。

## 国魂公园

宋室后人迁古镇，广陈筑苑颂王孙。  
园林葱郁含英气，奇石峥嵘念国魂。  
像塑中流驶风浪，亭歌国土隐江村。  
每临胜境思前哲，故里常铭德泽馨。

## 普照重生

塔圯寺荒岁月更，梵宫普照庆重生。  
续闻宝殿香烟气，再响伽蓝梵呗声。  
倡爱悯悲禅本意，扶危济困佛心经。  
虔诚祈愿上香际，大爱心肠早暗升。

## 现代农业(一)

绿林掩映塑连栋，农业先行现代风。  
藤蔓展枝高架屋，根须立足液潭中。  
同源肥水精谋算，人控雨晴产量丰。  
农业科研前景远，一屏能顶万钧功。

## 现代农业(二)

蔬果大棚日欲眯，蔓藤爬架竞高低。  
雾喷滴灌输营养，黑膜黄沙代泥基。  
栽植异花惊异色，采收浆果叹新奇。  
黄妍绿嫩争供眼，主妇菜篮选迟疑。

## 森林城镇

小河流淌春潮急，掩映绿林碧水边。  
春莅林间欢鸟啖，秋临枫叶染红天。  
道旁乌桕巍然立，篱畔菊花挺寒烟。  
田野林原统一体，森林城镇不虚传。

## 循环田水

菖蒲沟渠绿油油，展枝伸叶抚水流。  
卵石彩陶争洁净，浮萍水草垢污搜。  
挾肥田水害庄稼，明净清流笑稻苑。  
质本洁来还洁去，循环净水保丰收。

(注:雪花,赵孟坚曾使用过的古井。汴梁,北宋国都。普照禅寺始建于唐咸通年间,距今已有近1200年历史。普照寺塔则因兵燹毁于明嘉靖年间。)

劲节凌风  
曹明华作

## 种下一片明亮

□ 曾江保

我们常常等待春天,等的不是季节,而是一个希望。读诗,就是把希望的种子种进心里。而读金子美铃的诗,是种春风,种阳光,种下温柔与善良,种下一片明亮的前方。

我很喜欢读她的那首《积雪》:

上层的雪  
很冷吧  
冰冷的月光照着它  
下层的雪  
很重吧  
上百的人压着它  
中间的雪  
很孤单吧  
看不见地也看不见地

金子美铃是日本著名的童谣诗人,她身世十分坎坷,人生际遇令人唏嘘,幸而有诗歌与她相伴。在这首小诗中,她想象着雪如人一样,有着各种各样的烦恼与悲伤,郁郁寡欢:上层的雪寒冷,中间的雪孤单,下层的雪背负着沉重的压力。每一种雪,其实都是她内心的真实写照。

虽然金子美铃的生活中充满了又冷又厚的积雪,但她却用一颗灿烂的心,捕捉到生活里隐藏着的无数美好的诗意,让它们变成文字,尽情地流淌在她的笔尖,流淌到读者的心底。

金子美铃总能在万物中发现一些独特的东西,于万家灯火背后看到一丝丝不易察觉的悲凉。每次读《积雪》,我都很想为上层的雪盖上暖暖的被子,想去陪一陪中层的雪,让它不再孤单,走在雪地上的时候,想轻一点,再轻一点……

读金子美铃的诗,就是在点燃我们心中那些善良而温柔的光芒。

而她的那首《向着明亮那方》,则给我带来了深深的感动与鼓舞:

向着明亮那方  
向着明亮那方  
哪怕一片叶子  
也要向着日光洒下的方向  
灌木丛中的小草啊  
向着明亮那方  
向着明亮那方  
哪怕烧焦了翅膀  
也要飞向灯光闪烁的方向  
夜里的飞虫啊  
向着明亮那方  
向着明亮那方  
哪怕只是分寸的宽敞  
也要向着阳光照射的方向  
住在都会的孩子啊

这首诗是写给孩子的,但诗中蕴含着神奇的抚慰力量,也受到许多成年人的喜爱。在诗人的笔下,灌木丛的小草、夜里的飞虫,还有住在城市里的小孩,都向光而生,循着明亮的方向,勇往直前。人总会有失落失意的时刻,没有解不开的惆怅,要像向日葵追随阳光那样,喜欢什么就去做,那种不管不顾的稚拙与天真,美好而纯净。

只可惜,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总会渐渐把这份简单给弄丢了。成年后,虽然拥有更广阔的世界,却难以以更勇敢、更满怀希望、更不管不顾地去拥抱它。

金子美铃的这首小诗有一种珍贵的力量。那种即使身处苦难,也不放弃对生活的热情,感染着我们重拾日渐远去的童心,种下一缕纯净的风,一片明亮的光,唤醒我们心中简单而纯粹的世界……

春风走过的地方,到处是花朵的洪流。金子美铃的诗,常常令我置身于这样的美好洪流中。当它在我的生命里流淌时,带着一抹明亮的光,穿过缠缠绕绕密密挤挤的藤蔓,穿过榕树蓊郁暗哑的绿,落在南国木棉树的火红上,静静燃烧……

啊,我想与你一起,仰望这样的明亮晴空。

## 江南散记(三则)

□ 南篱

## 异乡人

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,这是苏轼的词句。我喜欢的词人诗人很多,苏轼居首位,除了他的文学才能外,我喜欢的,是他的洒脱,是他身处逆境时的豁达,我所追寻却又做不到的洒脱和豁达。

轰鸣的几阵雷声未尽,窗外就下起了雨。这样的雨,与江南绵绵的细雨不同。雨下得急,窗户仿佛很快就会被敲碎,刺耳的雷声似乎就要划破了天空,伴随着满天的乌云,屋子里暗了很多。只我一人,屋子里太静,而屋外的雨声和雷声,又太过嘈杂。

我喜欢听雨声,那种缓缓的、绵绵的雨声。不喜欢暴雨,不喜欢雷声轰鸣,或者,害怕。

一直未对人说,害怕暴雨和雷声,总觉得说出来,有些矫揉造作。

在我们普遍的认知里,暴雨,雷声,好像总会伴随着许多不好的事。

十一二岁时,父亲和母亲没有了记忆中的恩爱,吵架成了家里隔三差五就有的事,后来慢慢演变成了打架。我目睹了一切。委屈、害怕、伤心,成了心里一直未散去的情绪,每次父母亲吵架打架时,我都不敢出声,之后就躲起来悄悄地哭。这些,好像常常是在夜里,夜深人静,雷声和雨声充斥耳旁,把我团团围住,好像没有一点喘气的机会。后来,我抗拒这样的天气,好像一打雷下雨,就意味着父母亲又吵架打架了一样。后来,我害怕这样的天气。直到十六岁,离家求学,远离了那样的环境,我才渐渐发现自己心理的异常,我没有同龄人的乐观开朗,没有同龄人的自信大方。

心安处,即是吾乡。心不安,在哪里,都是异乡人。

我是一个异乡人。

未离家求学之前,有自己对家清晰的记忆之后,总觉得,自己是异乡人。小时候,奶奶好像并不太喜欢我们这一家子,父亲的姐妹家经济状况更好,奶奶更喜欢他们,只要母亲不在家,就总觉得,我是在“别人家”,这里不是我家,好像感受不到温存;稍大一些以后,父亲母亲常常吵架打架,就觉得,这也不是我的“家”了。离家求学,将近十年的时间,好像,我也是异乡人,一直没有家。

离开家乡出来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,在这里,我亦是异乡人。这里的雨,有的时候比家乡的雨来得急,这里的雷声,比家乡的雷声让人恐惧。

窗外的雨,渐渐地没有之前急了,只有雷声还在不时地轰鸣。

等云散了,雨就停了,天就静了。

## 人间有味

人间有味是清欢。

在悠悠岁月里,一半用来追忆往昔,一半,用来静守当下。

念小学时,家里很忙,父母总是没有太多的时间陪伴,亦无暇顾及我们的生活。大抵是四五年级时,母亲会时常让我放学时顺便在菜市场买菜回家。那时候,即使买的只是一两块钱的豆芽,都会很有成就感,感觉自己拎着它,一下子就入了“大人”的队伍了。回到家,激情依旧,趁着父母还忙,洗豆芽、削土豆、煮酸菜、切辣椒、为父母备好洗脸水……忙得不可开交,忙得满头大汗,但内心依旧开心不已。因为呀,等他们忙好了,洗好脸,看到我准备的一桌子菜时,会很开心……

记得有一次去外婆家,舅娘做了很多菜,当时被其中的一道煮豆腐深深吸引,迫不及待地请舅娘教我。第二天,一放学就冲到菜市场去买豆腐,回家的路上,心里已经在想象父母吃到这道豆腐时的欢喜模样。洗好豆腐,切成长块儿,切姜蒜,下锅爆香,加豆腐,加干豆豉,翻炒一会儿,加盐加酱油,加水焖煮几分钟。香味儿从锅盖底下跑了出来。母亲在门口问:“姑娘,做的什么呀,闻着味道都感觉饿了。”我不答:“等会儿你就知道啦!”

良久,豆腐出锅,父母还在忙碌着,碗里的油,凝固了又化,化了又凝固。天黑了,父母忙好,那时他们没有说豆腐很好吃,只是说:“有个姑娘真好。”而我,一直觉得幸福。

小学到初中,我学会了做很多菜。那时候,我也不知道我做的菜好吃与否,我只记得,每一次父母晚上下班回来,一家人围在饭桌旁吃饭时,大家开心的模样。

后来上了大学,我半年回一次家,父母因为许多缘故离开了家乡在外地谋生。回家之后,那些曾经随便就能做得好吃的菜,我再也不会做了,而后的四五年间,我似乎很少有机会下厨了。

今年是别样的一年。

和先生来到江南的小镇。屋外是一片稻田,稻谷从盛夏的绿变成金黄,每天清晨都会在窗边驻足。更喜欢看稻田尽头的小山,学生告诉我,山有九座,山山相连。有时候觉得,这山,与家乡的山很像,只是家乡的山,更厚重一些。

一个周会连续忙碌好些天,渐渐发现,先生和我好像慢慢形成了一个习惯。我们会挑一个难得闲下来的周末,一起去屋外的稻田旁散步,先生总会不厌其烦地给我拍照,然后拎上蔬菜瓜果一路溜达回家。

喜欢周日,给先生打下手,我择菜洗菜,先生切菜炒菜,许多的菜,先生总是随着我的口味喜好。身在江南,能吃到家乡口味的菜,以至于,即使离家许久,也不觉得远。

春已至,守着一窗烟雨蒙蒙,眼前的江南便成了诗里的江南。

人间有味,是追忆,亦是在远方守得一处宁静。

## 静守岁月悠悠

转眼来浙北已经数月。

因为工作,我和先生来到了这个江南小镇。我是一个迷恋江南的人,过去是在诗词、文章、影视剧找寻她的踪迹,而今就身处其中。

与先生的相识,我把它归于诗词。我喜欢易安的词,从念高中时就开始尝试模仿她的词填,后来填的词被先生读到,他评价道:“词调较为沉郁,还是不倾注愁绪为好。”那时觉得,这人好像读到了。

那些初识的种种已经成了回忆,相识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,先生与我离得很远,那一段时间里,我追寻着自己的梦,我们隔着山水,静静地候着彼此。而今与先生相伴,不再是隔着山水。

去年的一个冬日,刚好下了蒙蒙细雨,同之前在文章里读到的一样,绵绵的,落在枫叶上,落在衣服上。傍晚,和先生吃过饭,趁着雨不大,先生陪我散步,走在被雨打湿的路上,一切都变得慢下来了。独有一物让我静不下来,我喜欢银杏,正好路上有好多银杏树,每次散步到这里,我都会兴奋起来。抬头看树上的银杏是不够的,还要蹲下来,看地上掉落的,遇见觉得有眼缘的,还会把它们一一捡起来,带回家,然后留在相框里。

先生的相册里,大概存了不少我蹲在地上捡银杏的照片吧。

我也记不清是何时对银杏这般痴迷。只记得,与先生隔着山水的时候,我每天往来的路上也有不少银杏树,那时就想,每天捡一片银杏叶,等冬天结束了,银杏叶掉完了,就等到先生了。后来攒了一盒子的银杏,给先生看的时候,只是告诉他,那是我攒的秋天和冬天,攒的思念,偏没有告诉他。

来到这里之后,我在家里种了许多植物,之前想种,奈何一直没有什么。每次种植物,都会把家里弄得一团糟,先生从不恼,只会在旁边给我收拾残局。没过多久,好些植物因为我不会打理尽数枯死,先生总说,没事,我们重新种……直到家里、阳台、厨房都放着植物,先生也常在出门看江南古桥的时候,带我去买一些花回家。

这大概就是真正的静静的生活吧。无论何时何地,我们坚守着热爱,坚守着陪伴与珍惜。

## 小镇之恋——寻访泗里桥

□ 陈黎雯

如果,盐船河依然每日船来船往,那么,泗里桥、桥边的小码头、临河的泗里桥小镇、镇上的茶馆、理发店、杂货店、泗里桥小学、中学,应该也会很热闹吧。

有着九百多年历史的盐船河,在见证了风云变幻的苦难岁月后,就像一位承载了太多记忆的老人,多了些许从容、宁静的味道。河水随着时光慢慢地流淌,横跨在河面上的泗里桥默默地见证着一拨又一拨的人从桥上走来,走过,走远。而我,自从两年前响应市文联组织的作家驻村活动走进了泗泾,便仿佛一直不曾离开。

时光旧了后,似乎很多东西都旧了。高低错落着的几处老店铺陈着岁月的光影,苍痕晕染的白墙点缀着时光剥蚀的斑痕,虽大多空置了,但质朴尚存,古风犹在,让人充满好感。

如今的小镇只稀疏落落散住着十来户人家,金惠良金老师家,就是其中之一。

金老师是乍浦人,上世纪50年代以优异的

成绩考入平湖师范,毕业后在桐乡中学任教。1963年的时候服从组织调动,来到广陈泗里桥的泗泾学校,这一干,就是三十三年,可以说,泗里桥是影响金老师一生的地方。

在这里,他认识了金师母,师母当时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在泗里桥。这样从出生到性格都迥异的两个人在泗里桥相遇,开始了一段恒久而绵长的爱情。

1986年,为了方便照顾生病的母亲,金老师调回乍浦镇中学,而金师母因为工作的原因还留在泗里桥。于是,分居两地的人儿,在那个交通不发达的年代,长途跋涉后的每一次相聚都变得极其稀罕与宝贵。但相聚的时间是那么有限,通常一个周末,用在来回路上的时间就占一大半儿了。好在金师母后来也调到了乍浦工作,但泗里桥却已经铭刻在他们的生命中了。这不,当他们双双退休,少了很多牵挂的时候,他们又回到了泗里桥,寻找那段留在岁月深处的记忆!

两位老人家和过来串门的老人在闲谈中吐露出共同的心愿:希望在这附近能建一个老年活动中心,好让他们老有所乐。我想,他们的心愿很快就能实现。因为,进入老龄社会,我们整个大环境都在向着老有所养、老有所乐的目标前进。

这样的拜访是悠然闲散的,谈笑间就到了饭点,金师母热情地要下饺子招待大家。当我们婉拒了老人的好意后,听到金师母跟金老师说,那我们就热点粥吃吧。我不禁好笑,咋不给金老师吃饺子呢?想来,这其实就是相濡以沫后的自然!就像他们过了近一辈子却总也不会觉得烦腻的所有寻常日子一样。而那些年里,遇到的所有困难、辛酸,到今天,都只是流淌成两人说话间一抹云淡风轻的微笑!

告辞的时候,金老师和金师母一起出来送我们。相携相伴的身影让人领略到“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”的诗意与感动。这般的漫漫光阴,便是琴瑟在御,莫不静好吧!